

一纸荧讯 满院欢声

常永生

最近,听说创办39年的《太原广播电视报》已于2023年停刊了,心里像丢了什么,酸酸的。那张薄薄的报纸,曾是我们后李家山村的“节目单”,是父亲灯下念给大伙儿听的“新闻”,是全村人围在一起等剧集的盼头。它不只是一份报纸,有了它,那些夜晚才有了方向。如今它走了,像一个老朋友悄悄告别,牵动着一个时代的梦。

1983年5月,我从太原市北郊区五交化公司买了一台索尼牌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那时,我在北郊区商业局上班,月薪30多元。买这台电视花费460元,搭上了我将近一年的积蓄,还又东拼西凑了一些。

周六下午,我从柴村出来,一路朝东,上了坑坑洼洼的土路,自行车后座绑着装电视的纸箱子。一路上颠颠簸簸,生怕这几十里山路把里头哪个零件震松了,停了三四回,揭开纸箱查看。

到了村口,已是傍晚。父亲正在院子里劈柴。他还没开口,有好事者一眼瞅见纸箱上印着的电视机图案,扯开嗓门喊:“哎哟!你家买电视了!你家买电视了!”这一嗓子像敲了锣,不到半天,我家买了台电视机的消息就传遍了全村。

父亲围着自行车转了两圈,帮我把纸箱卸下来,抬进屋里,轻轻搁在炕头。那天晚饭,他破例炒了两个鸡蛋给我吃,他坐炕沿上看着我,什么也没说,可嘴角是翘着的。

父亲排行老五,小名五员外,村里人年长的喊他“五牛”,平辈叫“五哥”“五弟”,晚辈喊“五叔”,可那天之后,大伙儿统称我家为“五员外家”——就是村西头有电视的那家。

那时候,能有一台黑白电视机,是天大的事情。大队部有一台稍大点的,那是公家的;村东常拴子家也有一台。五员外家这台算是给村西填了空白,多了体面,有了喜气。

从那以后,天一擦黑,我家那两间土窑洞就热闹起来了。乡亲们熙熙攘攘挤进来,盘腿坐在炕沿上、灶台边,把窄小的屋子塞得满满当当。父亲从农具厂下班,推门进去,满炕的人冲他笑:“五哥,快开电视!”“五叔,等你了!”

母亲走得早,我又在外面工作,父亲一个人过。可自从有了这台电视机,我家的冷清被赶走了。父亲还没来得及做饭,先弯腰拧开那个沉甸甸的黑盒子。屏幕亮了,有光、有声音、有人的面孔在方寸之间晃动,满屋子的人就屏住呼吸看。

那时候能收到的台少,信号不稳时,画面就起雪花,沙沙地响。父亲一边在灶台边切菜,一边不时腾出手去拨动天线,声音和画面像捉迷藏似的,找回来又跑掉。可人们不嫌烦,反倒觉得这个过程有趣,像个必不可少的开场仪式。每天屏幕上打出“晚安”,雪花点唰地铺满,人们才肯散去,意犹未尽地议论着剧情走进夜色里,出门时还不忘招呼一声:“五哥,明儿还来啊!”

电视台那时正播《杨家将》和《上党战役》,后来放《大侠霍元甲》《新星》《上海滩》《射雕英雄传》,可最大的难处是想早知道每晚演什么,新剧什么时候开播。那会儿没有手机,没有网络,于是父亲花钱订了《山西广播电视报》和《太原广播电视报》,两份报纸一年征订费要40多元,这可不是小钱呀!每周报纸一来,就成了村里的“头条”。父亲戴着花镜,凑在灯下,一字一句把下周的节目念给大家听。谁的戏唱得好,哪部电视剧连播几集,星期天有没有电影——这些消息从我家那盏昏黄的灯下传出去,成了全村人共同的惦记。父亲念报的时候,屋子里鸦雀无声,比看电视时还安静。

父亲给大伙儿念电视报的时候,是他最神气的时刻。他识字多,念得从容,还时不时加两句解释。有谁问:“五叔,那个杨家将到底啥来历?”父亲就讲给人家听。那几年,我家夜夜如此,屋子里、院子里,全是人的声音、电视的声音、讨论剧情的声音。父亲在人声中显得年轻了许多,脸上有了笑容,走路也轻快了。村里人见了都说:“五哥这精气神儿,跟换了个人似的。”

看了上集想下集,想得抓心挠肝。有的人端着饭碗来,边吃边看;有人来得迟了,只能站在门槛外,踮脚伸脖子,从人缝里寻那几寸大的“小人国”。夏天屋里闷得坐不住,父亲就把电视搬到院子里。人们各自带着小板凳,一排排坐开。月亮爬上东边的山梁,清辉洒下来,电视机那方小小的蓝白光芒在地上投出一片梦幻的光。偶尔有风过,枣树叶子哗哗响,可没人分心——大家都在那方小世界里……

30多年过去了。电视机早已换了多少代,村子也通了网络,家家户户有大屏幕。可那些夜晚还在,记在一个小山村里的心里,刻在父亲最红火的那些岁月里,挂在所有经历过那些夜晚的人的记忆深处。每次想起来,都像拧开了那个沉甸甸的开关——屏幕亮了,满炕的人影又回来了。

大寺荷风

张文娟

周末,在晨曦微光中醒来便没了睡意。惊觉已是初秋,突然有了去晋源北大寺村看荷花的兴致。

“大寺荷风”是晋祠外八景之一。这地方以前我来过很多次,今天带老公故地重游。

7点多我们就到了。从荷塘的东北角往里走,是大片绿油油的荷叶,偶尔能在绿叶中找到几朵粉色的花朵,真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顺着小路一直向东,花朵越来越密了,特别是过了白桥,一片花海映入眼帘。

在温柔晨光的照耀下,每一朵花儿都努力地展示出最美的姿态,在微风下亭亭玉立,姿态摇曳。根植于淤泥,心向于光明,荷花用一生诠释何为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。随着微风习习,碧绿的荷叶翻起层层碧浪。小路边能触到新荷叶,老公用手摸了一下,说好软、好柔。没等我赶过去,一只蜻蜓落在卷起的叶尖儿上,正应了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之句。笑看蜻蜓,与之挥手再见,低头看到一片缀着水珠的荷叶,叶子在微风中摇来摇去,水珠便也随着转来转去,很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在秋千上荡来荡去,逍遥自在。

享受着这份安静与和谐,这个周末,因为荷而美丽。



畅游晋祠之天下景亭

赵士岱 文/图

走进晋祠,古老的晋祠古建筑群使人忧怀追远,尚新的晋祠公园仿古建筑群又让人满目清风。它们是构成“晋祠风景”必不可少的要素,进而成为“晋祠圣境”的厚重载体。

景者,境之造也;境者,景之现也。在晋祠古建筑群与晋祠公园仿古建筑群之间是晋祠山门广场,山门和广场依悬瓮山,坐北朝南,地势微微高起。广场的台基下面,北设四角亭,名曰“晋祠天下景亭”;南边设座屏,名曰“晋祠座屏”。

“晋祠天下景亭”写虚。“天下景”的提法很有气势,是对晋祠风景的总括,更是对晋祠圣境的提炼。“晋祠座屏”写实。“座屏”上的内容选自当代作家梁衡的散文《晋祠》,是对晋祠风景的分层梳理,更是对晋祠圣境的高度概括。

游人走进晋祠,园林的空阔和精巧顿时映入眼帘:东一座亭子,西一条廊子;一会儿是寺庙,一会儿是道观;门前立牌坊,庭中伫雕塑;平地起楼阁,临湖有水榭;小桥流水,大湖映月;塔铃声声,钟鸣阵阵;近傍晋水流觞,远观西山叠翠;溪水曲折蜿蜒,假山屹立巍峨。看似凌乱,实则井然有序。经过三千年营造,晋祠成为中国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合的标本,是北方园林艺术的大成之作,世人以“晋祠天下景”赞颂晋祠,可谓实至名归。

“天下景亭”虽然仅仅是一座四角亭,但也有纷呈绝佳的景致。亭子地势北高南低。溪水从亭北流过,在亭南石阶下形成瀑布,在亭中小憩,可坐听流水,雅趣横生。亭子北面通往仙翁阁,阁高亭低,有着错落之致;亭子南面与牡丹亭对角相望,天下景亭是独享,牡丹亭是廊亭,一小一大,极具空间的纵深感。

亭子朝南的匾额题“晋祠天下景”,配联“槛外云峰远逼尽;檐前水沼细生鳞”(明代米耀采《游晋祠》七律之颈联)。天下之景,莫过于山水加持,晋祠得山得水,“天下景”之誉绝非浪得虚名。朝北的匾额题“晋祠天下境”,乃为傅山书法集字,配联“背树楼高迎月早;临湖窗小占山多”(清代旧联)。天下之境,皆由心造。晋祠之境,早已身形具备,“天下境”之词亦是相得益彰。

晋祠是“景”,也是“境”。由景入境,晋祠华彩自在其中;由境达景,晋祠神韵冠盖古今。



护佑(国画) 牛力作